

欧阳修 曾 巩 王安石
苏 洵 苏 轼 苏 辙
合 集



歐陽修 曾 巩 王 雱 蘇 軾
蘇 洵 蘇 軾 蘇 轍
合 集



CHONGHUA GUDIAN MINGZHU BAI BU

p

中华古典 名著百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苏 洵	
几 策	
审 势	 (3)
审 敌	 (9)
权 书	
心 术	 (16)
明 间	 (18)
项 籍	 (21)
衡论并引	
远 虑	 (24)
御 将	 (27)
六经论	
易 论	 (31)
诗 论	 (34)
谏论上	 (36)

苏 轼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43)
上梅直讲书	(45)
《南行前集》叙	(47)
喜雨亭记	(49)
亡妻王氏墓志铭	(50)
宝墨堂记	(52)
超然台记	(54)
宝绘堂记	(56)
日 喻	(58)
石氏画苑记	(59)
方山子传	(61)
赤壁赋	(63)
后赤壁赋	(65)
书刘庭式事	(67)
王定国诗集叙	(68)
上荆公书	(70)
与滕达道二十三首 (之二十二)	(71)
自记庐山诗	(72)
石钟山记	(74)
书吴道子画后	(76)
王安石赠太傅敕	(77)
六一居士集叙	(78)

范文正公文集叙	(81)
答王庠书	(83)
刚 说	(85)
与黄庭坚	(88)
书《孟德传》后	(88)
书《黄子思诗集》后	(90)
论养士	(91)
梁贾说	(94)

苏 辙

六国论	(99)
刑赏忠厚之至论	(101)
进策·民政下 (二)	(103)
齐州泺源石桥记	(105)
吴氏浩然堂记	(108)
黄州快哉亭记	(109)
藏书室记	(111)
答黄鲁直书	(114)
孟德传	(115)
祭欧阳少师文	(117)
超然台赋并叙	(119)

欧阳修

丛翠亭记	(125)
养鱼记	(126)
书梅圣俞稿后	(127)
送杨子聪户曹序	(130)
述梦赋	(132)
樊侯庙灾记	(133)
上杜中丞论举官书	(134)
原 弊	(137)
与高司谏书	(143)
夷陵县至喜堂记	(146)
黄杨树子赋并序	(148)
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	(150)
纵囚论	(152)
为君难论上	(153)
本论上	(156)
本论中	(161)
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	(165)
朋党论	(168)
醉翁亭记	(170)
丰乐亭记	(172)
祭尹师鲁文	(173)

真州东园记	(175)
新五代史周臣传论	(177)
伶官传序	(178)
有美堂记	(180)
秋声赋	(182)
相州昼锦堂记	(184)
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	(186)
泂冈阡表	(190)

曾 巩

游信州玉山小岩记	(197)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199)
秃秃记	(202)
鹅湖院佛殿记	(204)
寄欧阳舍人书	(205)
醒心亭记	(208)
与王介甫第一书	(210)
菜园院佛殿记	(211)
墨池记	(213)
宜黄县县学记	(214)
学舍记	(218)
南轩记	(220)
拟岷台记	(222)

与王介甫第二书	(224)
清心亭记	(226)
《陈书》目录序	(227)
《梁书》目录序	(230)
《类要》序	(232)
《越州鉴湖图》序	(234)
祭欧阳少师文	(240)
太子宾客致仕陈公神道碑铭	(242)
二女墓志	(246)
道山亭记	(248)
越州赵公救灾记	(250)
祭宋龙图文	(253)
游双源	(254)
归老桥记	(256)
唐 论	(257)
议 仓	(260)
邪正辨	(263)

王安石

进戒疏	(269)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270)
乞制置三司条例	(274)
鯨 说	(276)

伯夷	(277)
老子	(279)
性说	(281)
非礼之礼	(283)
原过	(285)
兴贤	(286)
知人	(288)
复仇解	(289)
书刺客传后	(291)
伤仲永	(292)
再上龚舍人书	(293)
与马运判书	(296)
答吕吉甫书	(297)
答徐绛书	(298)
答李资深书	(299)
答司马谏议书	(300)
慈溪县学记	(302)
扬州新园亭记	(305)
芝阁记	(306)
石门亭记	(307)
游褒禅山记	(309)
周礼义序	(311)
书义序	(312)

张荊部诗序	(313)
送胡叔才序	(314)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316)
王深父墓志铭	(317)

苏

洵

苏 洵

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其文质朴简劲，气势雄放，议论纵横，以《六国论》最有名。与二子合称“三苏”，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有《嘉祐集》二十卷。

几 策

审 势^①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使民之耳目纯于一，而子孙有所守，易以为治，故三代圣人，其后世远者至七八百年。夫岂惟民之不忘其功以至于是，盖其子孙得其祖宗之法而为据依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质，周之上文^②。视天下之所宜上而固执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故圣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盖有周公为之制礼而天下遂上文。后世有贾谊者说汉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说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孙万世帝王之计不可不预定于此时。然万世帝王之家，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孙可以安坐而守其旧。至于政弊，然后变易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长远而民不苟简。

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间，以观国家之所上者，而愚犹有感也。何则？天下之势有强弱，圣人审其势而应之以权。势强矣，强甚而不已则折。势

弱矣，弱甚而不已则屈。圣人权之，而使其甚不至于折与屈者，威与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为德，故处弱者利用威，而处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则惠尊；乘弱之惠以养威，则威发而天下震栗。故威与惠者，所以我节天下强弱之势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势者，有杀人之威而下不惧，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不先审知其势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于折与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将欲乳药餌石以养其生，必先审观其性之为阴，其性之为阳，而投之以药石。药石之阳而投之阴，药石之阴而投之阳，故阴不至于涸而阳不至于亢。苟不能先审观己之为阴与己之为阳，而以阴攻阴，以阳攻阳，则阴者固死于阴，而阳者固死于阳，不可救也。是以善养身者，先审其阴阳，而善制天下者，先审其强弱以为之谋。

昔者周有天下，诸侯太盛，当其盛时，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内反不过千里，其势为弱^③。秦有天下，散为郡县，聚为京师。守令无大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我，其势为强。然方

其成康在上，诸侯无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势未见于外。及其后世失德，而诸侯禽奔兽遁，各固其国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区区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国，是谓以弱政济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毙于弱。秦自孝公，其势因已駸駸焉日趋于强大，及其子孙，已并天下，而亦不悟，专任法制，以斩挾平民，是谓以强政济强势，故秦之天下，卒毙于强。周拘于惠而不知权，秦勇于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审天下之势也。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势，秦之所恃以强之势也。势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于弱。噫！有可强之势如秦，而反陷于弱者，何也？习于惠而怯于威也。惠太盛而威不胜也。夫其所以习于惠而惠太甚者，赏数而加于无功也。怯于威而威不胜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赏典刑与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实著于外焉。何谓弱之实？由官吏旷惰，职废不举，而败官之罚，不加严也。多赎数赦，不问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骄狂，负力幸赏，而维持姑息之恩，不敢节

也。将帅覆军，匹马不返，而败军之责，不加重也。羌胡强盛，陵压中国，而邀金缯，增币帛之耻，不为怒也。若此类者，大弱之实也。久而不治，则又将有大于此，而遂浸微浸消，释然而溃，以至于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为弱在于政不在于势，是谓以弱政败强势。今夫一舆薪之火，众人之所惮而不敢犯者也。举而投之河，则何热之能为？是以负强秦之势而溺于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虽然，政之弱，非若势弱之难治也。借如弱周之势，必变易其诸侯而后强可能也。天下之诸侯，固未易变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则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

夫齐，古之强国也。而威王，又齐之贤王也。当其即位，委政不治。诸侯并侵，而人不知其国之为强国也。一旦发怒，裂万家封即墨大夫^④，召烹阿大夫与常誉阿大夫者，而发兵击赵、魏、卫，赵、魏、卫尽走请和，而齐国人人震惧，不敢饰非者，彼诚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济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借郡县之势，言脱于口而四方响应，其所以用威之资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为焉。有欲为而不可者，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